ZINCHAGI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

晉察冀日報

今日出版二張
每份實售邊幣五百元
（第二六六五期）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社址 阜平
本報業經晉察冀邊區政府登記認為新聞紙類

土地法大綱，各村都貼着，大家要一條條的細想想，這是咱們農民翻身的好政策。

——邊區臨時農會『告農民書』

屋頂廣播

（農村黑板報可以採用）

參加阜平土地會議的雇貧農，討論土地法，又熱鬧，又認真，晚上躺到被窩裏還在討論，他們談的就是村裏的實在事，實在人。有的說：「地主壓迫咱們雇貧農滿肚苦，再說別的。」有的說：「分地分在腳，先讓雇貧農[illegible]，也該讓他吃吃糠菜，受受苦，現在給他一份，理也是咱們農民恩待他。」有的說：「分地要看看好壞遠近調劑好。」

一分區土地會議，幹部討論土地法，有的說：「那裡沒地主了，農民不想要土地了。」有的說：「老幹部壞了，也沒有用。」有的說：「擴軍徵糧不強迫命令不行。」這些幹部都是替地主說話的，會上許多好幹部，都堅決反對地主立場批評錯誤的幹部、長工、貧農幹部做了骨幹。

一分區土地會議上

僱貧幹部抬頭做骨幹

地主思想立場受打擊

〔本報訊〕最近一分區開土地會議，討論整黨與平分土地，到會的有些幹部，因爲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暴露不少錯誤認識和模糊觀點，經過大家研究爭論，這種危險的錯誤思想已經開始受到打擊。在討論土地法的時候，繁峙縣有的幹部說：「地主已經沒有什麼了」，「土地問題解決得差不多了」，「農民對土地要求已經不迫切」，他們的理由是：繁峙經過清算復仇，土改徹底，地主有的東西也沒什麼了，一區少數幹部還舉出一些村莊土地分不出的例子。會上，其他同志們嚴厲的指出，「差不多」思想是站在地主立場，替地主說話的人的思想，絕不是站在農民立場替農民說話的人應有的認識；大家並舉出許多事實說明農民迫切要求土地，農民所不要的是不打糧食的壞地。靈邱幹部馬寧揚並當場揭露出地主隱藏的浮財還很多，他說某大地主還有成萬的白洋，告訴大家不要被錯誤認識麻痺了。關於整頓隊伍的討論，渾源也有一些幹部存在着不正確的認識，他們認爲撤換不站在農民立場，反替地主富農服務的壞幹部是「拉完磨殺驢」，總覺得「多年的老幹部還是可用，不然發動不了群衆」。對失掉階級立場的變質幹部也不主張解散，有的人說：總須留下個底子，不然再成立起不容易。大會也討論了改變強迫命令作風問題，有的人說：「工作好的地區，能力強的幹部可以不強迫命令；工作壞的地區能力弱的幹部不能不強迫命令，擴軍徵糧不強迫不行」，「游擊區不強迫不行」等。以上這些錯誤思想，都說明他們沒有站在人民立場，對群衆力量估計不足，不善於等待群衆覺悟的提高，還沒有替人民當長工的精神，不了解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發動群衆解放自己，幹部只是口頭上承認，要求在土改中考驗，幹部思想已經開始有了變化，有少數份子仍然頑固不化，堅持地主立場，其中個別的竟逃跑回家，脫離革命隊伍，而僱貧農幹部大部已抬起頭來，有的已形成領導骨幹。

兩窮人是一家，他們會搞他的。」對於大地主大惡霸，同時欺壓好幾個村的，他們說：「咱們幾個村事先商量好，一塊鬥他。」

阜平僱貧農討論土地法

基本精神是聯系本村實在人、實在事，先達到僱貧農要求，再說別的

〔本報訊〕參加阜平縣土地會議的各村雇貧農代表，在會後，日開過雇貧農大會（詳細情形請看五日的報紙），第二天按區編成小組，白天和幹部們在一塊討論，晚上單獨開雇貧農小組會，專門討論整黨和土地法，在討論土地法時，有的組找出問題來討論，有的組唸着「告農民書」討論，不論那一組，討論的都挺熱鬧，挺認真，常常爲一個事，大家爭論好幾回，不光會上爭論，散了會在下面有的晚上睡了覺，在被窩裏也是爭，大家發言的時候都聯係着本村的實在事情，實在人。各位雇貧農對土地法一致的意見是：「先達到咱雇貧農的要求，再說別的。」一區雇貧農代表討論到也給地主分一份時說：「別說咱這一輩，也受苦受窮幾十年啦，一年到頭有好幾個月吃糠咽菜，全是地主富農害的，按說就該讓地主們也吃吃糠菜，受受苦，咱是恩待他，給他一份，也得讓他生活下去。」今年做過大復查的村莊，雇貧農代表們說：「看地主這時候的生活，要是能生活下去，就不用再給他了，生活不下去的就再給他點。」對拿出富農多餘財產的事，青沿村和蒼山貧農代表都說：「富農得按着一個一個的情形辦，不能一樣兒看待。」關於分配土地的辦法，城南莊雇貧農代表的意見是：「地主富農該沒收的地沒收，拿出來以後，別人家的地，也要按着多少好壞遠近，都要調劑一下。」東莊、方太口、青沿村、高阜口等村的代表也說：「分地時要儘量做到好壞遠近一律平（分），一齊調劑，棗樹林木也得顧到，對於「飛地」「插花地」，各組討論的都挺熱烈，最後大家一致主張：「飛地就叫地在的那個村農民分配，鄰村插花地，按兩個村的窮富，富的給窮的調劑一下，要是差不多就一換一換。」烈士是不是分地，各雇貧農小組都說：「他們爲人民流了血啦，應該分一份。」關於追內債（浮財），各個雇貧農組都討論的挺認真，城南莊雇貧農代表說：「這事很困難，很難徹底，生活好的準還有內囊沒開出來。」貧農楊玉清也說：「分浮財填坑要填高點，分新土地，一下雨就坍下去了，還是不平。」最後討論到清算外村地主的事，[illegible]村貧農僮玉瑞說：「最好不到外村去清算，咱那村也有農民嘛，咱一……

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

晉綏日報社論

〔新華社晉綏七日電〕此間晉綏日報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以「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爲題發表重要社論，內容包括對晉綏邊區黨的組織不純之歷史根源，純潔黨所採取的方針、態度及具體辦法等三大部份。社論於論述中國共產黨歷史任務及建黨基本原則後，首先指出邊區黨政軍民各種組織中存在的嚴重的不純狀態。「區以上領導成份，地主富農成份佔絕對多數，但不起領導作用，而且不少地區則完全是地主富農奸僞人員的集團，真是不合乎農村中建黨的基本原則的。這種嚴重的組織不純，也就影響了整個黨內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今天，則成爲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地主階級，爭取國內戰爭勝利的嚴重障礙。」社論繼指出：「由於從歷史上分析組織不純及其發展的根源，斷稱：『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建黨的指導思想上缺乏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以來，沒有經過發動群衆當中，有計劃地從貧雇農中來建黨，抗日初期主要的是從取通過傳盟會、動委會各種訓練班的形式來發展黨，因而混入了一批地主富農和流氓。四一年提出整理支部與村選運動，當時雖然會洗刷了一批壞分子出去，但並未發動群衆，而是由上而下簡單的洗刷，因此也沒有徹底改變黨內不純的情況。四三年以來所發動的減租鬥爭運動，範圍不廣又不深入，在這基礎上，湧進黨內來的一批不少是群運初期冒頭的不純正的份子，且不少在以後經過了發生變化後逐漸蛻化，自然地又與原有的地主富農結合起來，成爲農村的統治集團，既在群衆頭上。四三年擴軍運動，也缺乏與地主階級鬥爭的聯系，另一方面則從各個學校中和生產運動中，又吸收了許多地主、富農、流氓、奸商進來，而在我敵交界地區，則從敵僞工作中吸收了許多奸僞份子，這就更加深了組織不純的基礎。黨內如此，政權系統就只有過之。許多地區民兵系統被份嚴重不純，敵我不分，甚成爲壞份子統治群衆的工具。老區如此，新區也不例外。在軍隊中，則有曾（指）開（向應）的直接領導和整理，在組織上，特別是在各級領導骨幹上，基本上是純潔的，因此多年來一直能夠發揮它和民族敵人與階級敵人光輝的戰鬥作用，自然軍隊中的下層也有不純，也有不純，特別是地方兵團，而從反攻以來的俘虜中，又混進了一些奸僞份子、兵痞流氓，這都應該引起嚴重注意。而四年以來群運屢次發生『糾正』，同時在組織上的不民主，作風上的官僚主義，也有助長組織不純的作用，由於過去一貫是由上而下的委派制度，和個人的提拔制度，因而使幹部、黨員自負爲群衆的『上級』，比群衆高一等，爲群衆當長工做勤務員的觀念很淡薄，因而也沒有養成接受群衆監督和批評的習慣，於是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得以利用這種不民主官僚主義制度。而上下其手，對上採取隱瞞成份，採取各種手段拉攏，陽奉陰違，同而態度，邀功假報，對下壓制，而群衆也沒有監督、審查、批評、處罰、撤換幹部的權利，另一方面村選、參選、縣選等民主形式，又被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所利用，因而他們就得以合法的存在下去，而領導上則毫不警惕和檢查，『英雄』『模範』，『便這批不純份子更加取得合法，得以繼續爲民，因此不徹底改變這種官僚主義制度和習慣，不充分發揮群衆的民主，不提倡嚴格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組織不純是沒法改造的。』」

社論至此，指出這些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混入黨與革命機構內取得合法地位，在政治上思想上極力影響黨，在組織上操縱和利用若干黨與政權的許多部門，與黨內未放棄地主富農立場份子、立場不堅定及思想蛻化作風很壞份子糾纏不清，他們同樣表現各種不同程度的剝削和對農民的壓迫。社論接着就明確指出這個問題的性質，說道：「從形式上看來，是幹部問題、組織問題，但實質上就是土地問題，階級問題，又是民主問題，同時是雇貧農的領導權問題，如果我們希望能對這些人採取單純思想教育的辦法，或者專用由上而下的審查辦法，都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因此只有採用群衆路線的審查方針，只有群衆路線才能揭發階級的本質，區別各種不同的情況，才可達到清除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的目的，爭取那些還有民主的要求，消滅封建剝削的份子，同時也解決了群衆主階級，黨的純潔才有保證，只有群衆真正有了民主，才能徹底打倒地主階級，然而還有許多人，並未覺悟到這種不可分離的問題，把一種是好幹部，黨員在過去和地主的統一戰線中被關係了，失去了階級的敏感；另一種則是包括地主富農出身沒有徹底放棄地主立場的份子，與其他成份的來立場不堅定和嚴重自私脫離群衆的份子。」

（下接右下角）

吉林日報社在三查運動中

清除奸僞譚眞伽

已開除黨籍送交民主政府法辦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吉林日報社在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中，清除隱藏的敗類、化形三位一體的譚眞伽（原名譚乾燕）及其從事挑撥破壞的老婆宮曉光。譚出身於擁有百垧良田的地主家庭，其父在九一八前，曾任稅捐局長，本人畢業於僞滿法政大學，曾任僞吉林法院高等審判官，在三年中由他的血手判決的無數案件，慘遭殺害的人民數以萬計。僞滿時更忠心爲敵僞，經常在『明明』雜誌、『康德新聞』等奸僞報紙寫文章的作品，宣揚『天督』的翻譯，幫助日寇奴化。八一五後，東北青年。譚趁機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混入人民日報（吉林日報前身）作編輯，同時投機鑽入黨內，當時吉林反動勢力囂張，這個投機份子便上午到報社，下午在法院等候蔣黨「接收」。吉林日報移至延吉出版後，他與舊日同學僞×協和會翻譯後任蔣黨××縣組織部長的吳昌（原名吳隆昌）密相來往，一九四六年六月，民主政府搜捕吳昌並代，譚竟加以庇護，所著反動書籍『中國之命運』，譚混爲珍品，一直密藏到被鬥爭他。將他們父子剝削人民而來的金鐲子、金戒指、金項鍊等三十六件及狐狸皮袍等密藏起來，報社叫東西，幾次向報社坦白交代，他和他老婆竟不好，今年六月，他向組織報告他從未講過的金子丟了，他老婆宮曉光並到公安處去誣告。至此，兩個賭奸僞原形畢露，報社全體幹部遂於十月六日至九日連開三天鬥爭大會，在大會上中共吉林省委將譚開除黨籍，報社接受全體幹部要求，將譚宮二人送交民主政府法辦。

在砍挖運動基礎上

松江決定平分土地

縣書聯席會上決定辦法

〔新華社東北五日電〕中共松江省委於上月十七日召開各縣縣書聯席會，詳細總結砍挖運動，討論平分土地。該省經過七、八、九三個月砍大樹挖底財運動，各縣及時揭露錯誤，細緻深入工作，門出了金銀財物約值一百五十萬萬元，其中僅金子即有五千多兩，並提拔了二萬餘純正積極份子爲幹部，基本上已消滅了封建勢力，全省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地區徹底發生現象，會議決定堅決執行中共土地法大綱，在砍挖運動的基礎上，徹底平分土地，爭取今後三個月內完成這一任務，在執行大綱時，應防止左右偏差。過去分地對地主富農照顧過多，他們還隱藏了相當數量的黑地，以致未能滿足雇貧農的土地要求；在最近試驗平分土地中，又發生給中農分壞地壞地的現象，法也過於複雜，不易爲基本群衆接受。因此決定在幹部及群衆中廣泛進行教育及解釋工作，並充分掌握放手精神。爲爭取和團結農村人口的大多數，應分別地主，富農及其影響下的許多人，如流氓、警察、保甲、僞滿時職員等，在清足雇貧農要求下，可以給這些人分土地，生活上給以出路，具體政策，會議決定：地主一土地全部沒收後，但對惡霸大、中、小地主應有區別，對土地，惡霸地主本人不分給土地，其家庭仍須分地，壞如群衆要給地主分壞地，政府不能加以制止，地主過去給地主留的地少，不要由雇貧農手中給地主抽回，漢奸（僞滿村長以及胡匪頭子）本人剝奪其分地權，其家屬可同樣分地。逃亡地主若願意回家種地者，可給他分地，以減少城市的消費人口。富農的多餘部份，一般富農應予一般富農有所區別。所以，對惡霸富農則應與一般富農的多餘部份，也不可全分壞地，但對惡霸富農則應與一般富農有所區別，即土地、牲畜、餘，房屋糧食，以上的爲多餘，按全屯人口平均數以佳一不完吃不完的爲多餘，中農——以不動爲原則，按到一般富農不挖底產。中農——以不動爲原則，少的補上，在中農同意下，可以打亂平分。（按松江省與整個北滿相同，階級劃分上是兩頭大（地主與雇貧）、中間（中農）小，中農數量不多，且其土地超過全村土地平均數者很少，而該省地主、富農黑地則很多，估計地面積六分之一——五分之一，查出黑地即解決雇貧土地不足問題）。對孤兒與照顧：應多照顧，一人可分兩人的地，赤貧戶二人可分二人的地，以幫助他們安家立業。軍屬——但應予照顧，即分好地近地。分配方法一般可以簡單明瞭爲原則，不搞勞動力，按人口分，按土地法大綱辦事，具體辦法按雇貧農意見決定，無論是抽補或打亂重分都可以。在平分土地中並決定聯系進行培養積極分子，訓練幹部及發展黨員，建立農村領導核心二大任務，發揮民主，用群衆的力量來嚴格審查幹部，克服地主思想，進行整黨，祇有把內部整好，才能把平分土地的運動發動得徹底。

晉綏保德鶯村鬥爭劉家地主

羣衆審查「縣委」劉芝茂

黨接受群衆建議開除其父子黨籍

〔新華社晉綏六日電〕興縣六區群衆解散區公所後，保德四區鶯村群衆已將混入中共縣委組織部長之地主惡霸劉芝茂從中共晉綏分局黨校扣押回村，並扣押其父、弟，徹底清算劉家罪行。劉家保破產地主劉芝茂曾充僞工混過黨門，並將其父劉三，弟劉拉從、歷任保德各區委書記、部長職位，在減租減息期間，劉芝茂利用其幹部職位，霸佔掠奪農民土地百五十畝，恢復其過去的地主地位。劉家夥使該村群衆喜了黨，劉侯侯三人，亦拉進了黨，將該村共產黨組織變爲劉家地主把持的「父子黨」。劉芝茂負有公糧，一貫少出公糧，不負抗勤，欺壓佃戶。土改開始時，假分茂即出賣土地，以對抗黨的土改政策。劉芝茂父子一貫以「特務」等罪名及毒辣手段，「搗亂」害其罪行表示不滿之正直農民楊張大油、張國柱及退伍軍人韓油等。今年八月聽到等毒手二毛，劉家即把王毒打一頓，民王二毛猛打劉芝茂就把王毒打，一頓，用牛粪塞到王嘴裡，害死向其訴苦之貧農王要義，以鎗斃群衆，污辱婦女二十三人，霸佔貧農陷害之妻女，並以陷害加以反抗的貧民，劉家最後竟殺害群衆五十六年。劉拉從不顧政府法令，包庇地主，清算時從後門放走地主逃跑。群衆向民兵說「非法打殺設立法院」，劉芝茂晚上在村裡及附近三村汚衊群衆。於此次鶯村群衆控訴中，劉芝茂之父他們遭兩個村的太太，被劉芝茂斥責道：「你們是何人？」那是全部群衆的一致決議：劉家父子四人黨籍中共晉綏分局黨委，依群衆意見，已將劉芝茂、劉拉從等三人開除黨籍並決議將劉三、劉拉從送交人民法院處理，劉芝茂亦受到應得處罰。

（上接左角）

社論於此指出：「第一種人實質上仍是站在地主立場來說話，或藉口『領導上政策不明確』、『減低家庭成份以功自居』，第二種人企圖以『不徹底』等，來掩蓋自己的錯誤甚至有犯罪行爲。」社論並特意指出：「更加暴露自己的惡劣品質而激起群衆加重批評處分，至於在不用說，那些藉口來抵抗、逃避、撒蠻，都只是更加暴露自己的錯誤，或者口頭上承認一部份錯誤，以退爲進，或者避重就輕，只承認中企圖，以爲只有成爲群衆的政策和群衆的意見而背地裡反對的人，也同樣只有激起群衆的加重批評和處分……。今天的問題很明白，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決不容許蓋自己，逃避責任，同樣不容許隔岸觀火，兩面態度。因此黨號召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在鬥爭中承受嚴格的考驗，每一個人都應該起來表明自己的態度，應該誠懇勇敢的起來揭發自己，揭發別人，只要不隱瞞成份和錯誤，只要把貪污的東西全部交出來，只要堅決和自己地主家庭斷斷關係，只要把過去兩面派行爲坦白出來，並決心立功贖罪，就可以宣佈他無罪，就往不咎，或將功折罪，或戴罪立功，但如果要自甘墮落，仍想繼續投機取巧，則將要受到群衆的嚴厲的處分，對於那些隱瞞罪惡，容和包庇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因而造成罪惡行爲者，亦必須向黨向群衆坦白指露，否則必須撤底追究其應負的責任。」

社論最後指出依靠群衆審查，這就是我們純潔黨採取的方針和態度。社論於此指出，是堅定不移的原則之後，對具體作法，詳加闡明：「只要我們把僱貧農充分發動起來了，組織，組成僱貧農組織，建立了以僱貧農爲核心的代表會——這樣的代表會，即是新的權力組織，可以代替舊有的群衆政權的組織，它的本身即成了整編組織的基礎」（而依靠了這些組織力量，對於改造各種各樣組織就有了根本的保證。今後黨員和幹部，都須首先經過僱貧農會議的審查過後，才由農民大會審查。（地主富農不許參加）至於混入各級組織的各級農民代表會，則負責審查各級組織的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則不能受以上規定的限制，只要當地群衆要求，拿去清算辦，就可以拿去清算鬥爭，經僱貧農會議，除了被群衆撤職開除者外，只要向群衆低頭承認錯誤，群衆認爲還可以繼續爲人民辦事的，仍可由群衆介紹，送回原機關工作，被撤職處罰的，如果他還願意繼續革命，經過群衆的考察和批准，亦給以機會參加革命的機會，但所有還些被審查的人員，凡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黨與群衆對他的要求是嚴格的，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實際經過考驗已放棄原階級立場，真心投降了無產階級，真正爲人民辦事，我們共產黨才可以批准，不然，投機份子混在黨內的。這是不能容許任何階級異己份子明確，這個群衆路線，是我們根本依靠的路線，應該堅持貫徹，因此黨政軍民各機關都應該把貧苦農民出身的幹部，與之密切配合了查運動，思想比較純正的同志形成核心，與全體群衆和經過若干考驗，在機關裡應該把貧苦農民出身的幹部動員起來，深入三相結合，進行對於每一個人的審查。縣以上檢查委員會，也有權檢舉和報告每一個人的問題，同時接受任何人的控告，須樣把農村由下而上的審查，與機關由上而下的審查密切結合起來，就一定達到徹底改造組織和激底改造過去不民主之官僚主義制度的目的。……今天我們黨還有若干許多好的骨幹，在下層也有不少好的骨幹，基本是純潔的，基本是純潔的……因此，我們軍隊的成份，基本是純潔的，在黨的上層、領導、我們有充分信心在全黨與全邊區人民緊密結合之下，一定可以勝利地完成這一偉大任務，全黨動員起來！爲自衛戰爭與民主的勝利而鬥爭！爲站穩階級立場，爲純潔黨的組織，徹底平分土地！

蔣區學運波瀾壯闊

各大城市學生都曾捲入鬥爭　平津各校成立「人權保障會」

[illegible]

爲取得美帝援助　蔣賊決定完全出賣台灣

玩弄『公民投票』把戲，以便台灣「獨立」

[illegible]

美國強盜實際佔領台灣

[illegible]

蘇聯葉夫金耶夫評論　中國人民鬥爭的新高潮

指出蔣匪美帝沒有任何前途

[illegible]

蔣管區民族工業危機進一步發展

天津工業十分之九已陷崩潰

[illegible]

蔣匪行政院通過出賣農業主權

[illegible]

市場越亂物價越漲

蔣匪設經濟警察到處監捕商民

[illegible]

滬年關工潮初露頭角

全市商店店員要求一花紅　十六家銀樓業工人絕食

[illegible]

石家莊鐵路工會召集「二七」罷工元老座談會

石市立碑紀念「二七」犧牲的工友

全市各業總工會在籌備中

[illegible]

入城保持艱苦傳統

駐石家莊警衛部隊　切實查紀律查思想

[illegible]

石家莊簡訊

[illegible]

大功臣紀紅凌怎樣堅持陣地

蕭　逸

（立了兩個大功的紀紅凌同志，非常年輕，在這次石莊戰役中，他身上帶了七次花，但仍堅持陣地，鞏固了新戰士的情緒，這是他立功的主要原因。現在，他右眼角還有彈片，眼皮還腫着。）

「你是第四個找我談話了，我有啥說呢，打就打了，沒啥說的。

「我是交河人，家裡有父母兄弟四口人，過去沒啥地，年上分了二十畝地，我就參加隊伍保田保家，因爲消滅不了敵人，我的地也是保不聚的。咱們消滅蔣介石，就是消滅地主。

「打石家莊上級給我班任務，要和敵人頂着，沒命令不下來。那時我們手榴彈打完了，子彈快打沒了。我們祇有一個飛雷和三個人了，一個是高國忠（已負傷立特功），另一是一個新戰士。我們在市溝裡面邊上挖窩裡爬着，離前面敵人的一個大碉堡（地堡）和隱蔽小廟有十幾步，敵人有兩挺重機槍；一個小炮，拼命的打着，不過他們還沒發現我們，我們也不敢抬頭。高國忠在壕敵人戰壕上的牆上用刺刀鑿了一個小洞，等一個敵人頭一抬他就一槍打在敵人腦袋上，哇哇叫着下去了。第二個敵人一露頭，他又打中了他胸部。我給新戰士找來一枝新槍，讓他爬在下面，等後面運彈藥上來。

「我們等着等着，手榴彈還沒送上來，子彈一點也沒了，我和高國忠說：『敵人兩挺重機，咱們拿它下來罷，我把飛雷打出去，我們就一起衝鋒，如敵人跑我們就佔領他們陣地，如和我們拼刺刀咱們三個就屁股蛋挨屁股蛋，我倆兩個在前面，他還小在後面。』商量好後，刺刀都上好了，我給雷堵了把好刺刀，爬在溝邊上，高國忠就一擺手，飛雷過去了，我倆一衝，只留下它一個敵人，但他是假死的，打不響。我們急起來了，沒有子彈沒有手榴彈，敵人反衝咱辦呢？實就扔諸咱們不下去罷。我和高都不同意。因爲第一個上級給了我們命令堅持，沒命令咋能下呢；第二我倆都是黨員，上級動員時說我們就退一尺不能退一寸。再說我家分了地，更應該堅決打才對。最後我們說：反正不叫我們退，我們就堅決不下來，敵人上來堅決和他拚刺刀。

「不一忽兒，高國忠同志被敵人重機槍打中手腕子和腳牙子，血流了許多，他咬着牙叫也沒叫，慢慢的爬下去。那新戰士又要跟下去，我說咱們祇剩兩個人了，你要下去咱們就又少了一個力量，這裡誰來堅持呢？我說服了他，讓他爬在戰壕裡，我在上面監視敵人，他幾次瞅着了我叫醒了他。最後增援的友軍上來了，他們以爲我們早已死光了，一面衝一面投手榴彈，像老虎一樣往上撲，我叫，他們又聽不見，手榴彈都打在我們陣地上，敵人也打我們，實也帶了花，我也被手榴彈炸了七處傷，太腿上最重，右眼角還鑲進一個彈片。我們的友軍一個跟着就到了我們陣地了，敵人丟了槍就跑，他們就直追過去。

「我怎麼樣呢，高已重傷回去了，實也打的不輕，我的腿也不大管用了，我下去嗎？我坐着想了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家分了地，在戰場上少個人就少了一份戰鬥力。要下去，我是可以的，因爲第一個我已帶了七處傷，第二個友軍不是我們一個團的，還可以說我掛着傷員下去。我想了又想，我決定不下去，我就找了友軍二排五班長，要求附屬他們，他們讚准了指導員，我又跟着他們前進了，一直打到市立醫院，後來我的腿流血太多，再也不能走了，才下了戰場。

「再沒有別的了，打就打了，還有啥說的。」

冀中子弟兵某部慶功

歷次作戰湧現出數百功臣　全軍誓消滅大清河北匪僞

[illegible]

我軍傷亡僅四個　殲俘匪軍一千七

[illegible]

冀中九分區我軍活躍保定外圍

配合主力掩護秋收秋徵　兩個半月殲匪近五百名

[illegible]

更正

十二月六日本報頭條 [illegible]